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王孟英先生選評

古今醫案按選

周天鵬題端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原序

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何變通之謂也巧固不能使人其實不出規矩人可即規矩以求巧而巧自無方是亦不啻使之矣醫之道將毋同自古迄今醫書多不勝紀一病必列一門一門必立數法究之法有盡病無盡一病之變無盡或舉數病於一人之身其變更無盡醫之法於是乎幾窮蓋以法也者不過梓匠輪輿之規矩病不依規矩以為患醫第循規矩以為治常有生焉變者死焉轉恨醫之法未備也不知法豈能備要在乎用法者之巧耳聞之名醫能審一病之變與數病之變而曲折以赴之操縱於規矩之中神明於規矩之外靡不隨手而應始信法有盡而用法者之巧無盡也成案甚夥醫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儘可揣摩惜名醫類案臨疵互收一為去取而巧者愈見此余所以有古今醫案之選也惟是彼之所謂巧者自今視之猶規矩也倘執巧以為巧而不更加變通則巧反成拙矣故余於每條之下妄據鄙見以按之辨其真偽別其是非晰其同中之異表其青出於藍或綜數事為數語以隱括其大畧或纂述舊說新說以補諸案之未逮隨選錄隨錄隨按不憚煩詞竊附舉隅之意第恐載籍極博見聞有限譬諸審曲面勢者能免斷而小之之譏乎然欲求巧於規矩敢不擇材以削錄爰自甲午冬月為提筆之始至戊戌春月乃得歲事時年已七十閱歷既多或片詞之可取因付

剏廟質諸同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春三月嘉善俞震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鑑幼習於觀巷田氏田丈杏邨中翰晉蕃以名孝廉精岐黃術嘗謂近世醫家推王孟英

先生為祭酒以時多熱證而先生善用涼藥也光緒辛丑友人薛朗軒明經炳假館省垣

陳氏臨行田丈囑求先生遺書薛訪得先生嗣子耕雨者杭州府年六十餘往還數四知

先生手校諸書半多散佚惟醫案按選評稿成未刻而先生卒於上海耕翁什襲藏之從

不示人以薛君為人懇誠因出與過錄原書間有蟲蝕脫黏之處薛君細心校定另繕清

本予往杭薛君為道其事余請任剞劂焉復請田丈批閱丈以老病侵尋遂不果癸卯夏

丈亦作古以書還薛君僅有手校夾簽一條今亦附注其下茲當校刻工竣爰將得書緣

起贅諸簡端而附錄薛君寫定凡例於左云

一此為先生癸丑年初稿由徐亞之先生寫定而楊素園先生加以評點者也丁巳將付

剞劂復從友人之請補錄原案凡一萬四五千字更作後序一篇則當時又有重定本還

延未刻稿亦無存幸得初稿兩冊及丁巳序文紙稿得以想見此中曲折而已

一凡另紙黏附者皆經先生於癸丑後陸續手補以氣衝門末條有乙卯補注四字推之可見今亦依次寫入

一原本分上下兩卷嗣以頁數頗多改分四卷其墨筆添注塗改之處顯然具在今從其

後定者而已

一原本眉批及旁批均用朱筆蓋即楊素園先生評語以傷寒門證語條徐君亞之語證之可見凡遇有朱批

處輒於正文絕句之間加一墨筆鉤識殆欲於謄真時將評語分行注入耳今從其意並
加楊曰二字以為識別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季冬之月會稽董金鑑識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古今醫案按選目次

卷一

中風

傷風

傷寒

溫熱

疫

暑

溼

消渴

火

泄瀉

不食

瘡

痢

瘡痢

卷二

瘕

疝

氣衝

暈厥

虛損

勞瘵

發熱

血證

便血

溺血

汗

七情

鬱

痰

痞滿

餽雜

嘔吐

噎膈

卷三

瘡

咳嗽

喘

喘脹

腫脹

不寐

怔忡

顛狂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夢遺

便濁

五淋

小便不通

小便不禁

小便澀數

二便不通

大便秘結

交腸

卷四

骨鯁

頭痛

心脾痛

腹痛

腰痛

背痛

脇痛

腳上諸證

面病

鼻

髮

目

咽喉

唇

齒

黃疸

麻木

痛風

痿

癰疽

積塊

陽痿

脫肛

痔

女科

外科

兒科



古今醫案按選卷一

嘉善俞 震東扶輯

定州楊照黎素園評

杭州王士雄孟英選

會稽董金鑑鏡吾校

中風

許允中治柳太后案

雄按所列各案已見江寧南名醫類案者概不重錄以下仿此

俞按書稱允中醫術若神。曾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即此條思慮巧矣。然僅因治真中

風內經所謂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也。邪從汗解故得語。若概試諸不能言者。決無效

如羅謙甫治史太尉案。乃風中陽明經之表證也。又治趙僧到案。乃中腑兼中臟之裏

證也。皆風邪實證也。又治張安撫案。

雄按三案俱見江寧

乃中經兼中腑本虛標實之證也。許氏

所治亦係本虛標實者。但病起於暴。故用蒸法。亦如通關散之取嚏。稀涎散之探痰也。

丹溪治浦江鄭君。年近六旬。奉養高梁。仲夏久患滯下。又犯房勞。一夕如廁。忽然昏仆。撒

手遺溺。目上視。汗大出。喉如拽鋸。呼吸甚微。其脈大而無倫。次部位揚同將可畏之甚。此

陰虛陽暴絕也。急令煎人參膏。且與灸氣海穴。艾壯如小指。至十八壯。右手能動。又三壯

唇微動。參膏成。與一錢。至半夜後。盡三錢。眼能動。盡二斤。方能言。而索粥。盡五斤。而利止。

十數斤全安。



俞按此種病。今常有之。醫所用參不過一二錢。至一二兩而止。亦併不知有灸法。無效則諉之天命。豈能於數日間用參至十餘斤者乎。然十餘斤之參。辨之亦難矣。惟能辨者不可不知有此法。

田杏村按。因饗高梁而成滯下。因久患滯下。遂致剝傷陰分。經言陰在內。陽之守也。故一犯房勞。陽即欲脫。案中陰虛陽暴絕五字。的中病根。故急以灸法回陽。但陽回之後。不有以彌補其陰。終在險途。神農本草。經人參味甘微寒。補五臟。經言臟為陰。腑為陽。氣味甘寒而補臟。其為補陰之品無疑。因久患滯下。而剝傷陰分。故非十餘斤之參。不能復其陰。俞按。尚是國圖吞棗。

趙以德治陳敬初學士。因醮事跪拜間。就倒仆。汗如雨。診之脈空大而虛。年當五十。新娶少婦。今又從跪拜之勞役。故陽氣暴散。正與丹溪治鄭義士之病同。急煎獨參濃湯。連飲半日。汗止。神氣稍定。手足俱縱。瘖而無聲。遂於獨參湯中加竹瀝。開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不已。以言慰之。遂笑。至五七日無已時。此哭笑者。為陰虛而勞火動其精神。魂魄之藏氣相併故耳。正內經所謂五精相併者。心火併於肺則喜。肺火併於肝則悲是也。加連藥之屬。瀉其火。更增荊瀝。開其閉。八日笑止。手動。一月能步矣。

俞按此條與前條大同小異。而所以治其小異處。立言用藥。綽有精義。可見古人善能

模仿成法又不臨襲成法也

楊曰前證遺溺上視已現絕象脈又幾幾欲脫較此條證為重非灸法則不及救此條證稍輕故不必灸

雄按脈既空大而虛證復汗出如雨雖無新娶少婦之事亦當急固陽氣是中風門脫證治法設遇閉證雖有新娶少婦之事不可捕風捉影輒投補劑楊曰至言徐海堂聽

雨軒雜紀云蔡輔宜中暑一名醫見其室有少妾遂以為脫證云非獨參湯不能救家

人不敢服復邀鄰醫診之曰暑閉耳進益元散而愈故醫者須有定見而察脈證以施

治療不可胸懷成見而妄為揣度也然病家畏虛喜補不識病情醫者避溼推乾但迎

人意不分閉脫溫補妄施重者輒亡輕者成錮是乃仁術可如是夫觸目傷懷言之可

慨

丹溪治一婦人年六十餘手足左癱不言而健有痰案

俞按前條脫證脈大無倫此條閉證脈伏而微非有確見敢用此兩路重藥乎須知脈

與證宜合參楊曰要訣如此條左癱不言矣而健又有痰其得間在此與蒲江洪宅婦病瘧

無脈條相似

虞恒德治一婦年五十七身肥白春初中風暴仆案

俞按此條與上丹溪案俱以實邪治而效可見辨證宜真不得專守景岳非風之論先有成見在胸也如立齋善於用補而治郭艾武一案見江亦用吐下而愈故臨斯證者必須分別開與脫二證是下手第一要著

雄按粗工每執肥白之人陽氣必虛之說不辨脈證溫補亂投真殺人不以刃也

立齋治車駕王用之案

俞按此治中寒寒痰壅塞氣道之藥肥人脈沉伏無火象者可用之若脈微細者必加人參實非中風藥也黃履素曰三生飲施於中風之寒證妙矣或有虛火衝逆熱痰壅塞以致昏憤顛仆者狀類中風烏附非所宜服立齋治王進士虛火妄動挾痰而仆急灌童溺神思便爽案見江選予從弟履中痰升遺溺狀類中風亦灌以童溺而甦案見魏玉類此等證候皆火挾痰而作斷非三生飲可投併薑湯亦不相宜也雄按不但三生飲不可服雖當歸治之類亦不宜用余魏玉同卒然昏憤而所因不同須細審之太平廣記載唐梁新見一朝士診之曰風疾已深請速歸去其朝士復見鄺州高醫趙鄂診之言疾危與梁說同惟云祇有一法請啖消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絞汁而飲揚曰甘寒到家旬日依法治之而愈此亦降火消痰之驗也雄按資生經亦云凡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

喻嘉言治楊季衡案見魏氏續選

俞按偏枯。昔人謂左屬血虛。右屬氣虛。自得喻氏之論。其理始明。而隨時換藥。及刺四末。尤見巧妙。因思幼讀內經。生氣通天論曰。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又云。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又曰。虛邪之風。與其身移。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是確指虛人而後中於虛風也。然猶係因虛受風。故靈樞又有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之說。偏枯難療。二語盡之。再讀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痺。仆擊。仆擊者。如人被擊而仆。即今之平倒也。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條暗含痰飲。淫熱。陰虛。陽虛。諸候。併未嘗偏中於邪風矣。蓋肥貴人自然慎避邪風。而膏粱之變。風從内生。劉孝朱三家從此悟入。大凡治病。必求於本。仆擊偏枯。以虛為本也。後讀劉宗厚玉機微義。暨王宇泰靈蘭要覽二書。益信塞外多真中。江南多類中。至繆仲淳立論。謂真陰虧而內熱甚者。煎熬津液。凝結為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亦致卒然僵仆。類乎中風。此即內虛暗風初用清熱順氣化痰。次用治本。或益陰。或補陽。其藥以二冬。二地。菊花。枸杞。胡麻。桑葉。首烏。柏仁。蒺藜。花粉。參耆。歸芍。鹿茸。虎骨。膠。霞天。膏。梨膏。竹瀝。荆瀝。人乳。童溺等。出入互換。另出機杼。今臨證指南中風一門。大半宗此。又可補劉孝朱張所未備矣。

又按中有十種。曰中氣。中食。中寒。中暑。中濕。中惡。中痧。中瘴。與痰中。虛中。散見諸書。當

會萃而詳辨之。其異於中風者。雖卒倒昏憤而無偏枯喎斜也。其治之異於中風者。惟虛中宜補。而餘皆不宜補也。雄按此是名証。祇在臨證時。審其輕重淺深耳。至名醫類案有虛

風一門。臨證指南有肝風一門。總不出繆氏內虛暗風四字。惟指南所載泄木安胃鎮

陽息風濁藥。輕投辛甘化風種種妙義。直駕古人而上之。又洗繆氏之髓者矣。

雄按王清任云。人之行坐動靜。全仗元氣。元氣藏於氣管之內。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

半。若元氣足則有力。元氣衰則無力。元氣絕則死矣。若十分元氣。虧二分。積八分。每半

身仍有四分。則無病。若虧五分。積五分。每半身祇有二分半。此時雖未病。半身不遂已

有氣虧之證。因不疼不痺。人自不覺。而元氣既虧。經絡自然空虛。有空虛之隙。難免其

氣向一邊歸併。如右半身之二分半歸併於左。則右半無氣。左半身之二分半歸併於

右。則左半無氣。無氣則不能動。不能動名曰半身不遂。不遂者。不遂人用也。此說甚創

然。類中風內未嘗無此證。即景岳所謂非風是也。而類中風內亦未嘗無實證。楊曰此條未經

人道足補所謂實者。其人素稟陽盛。過啖肥甘。積熱釀痰。壅塞經絡。治宜化痰清熱。流

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三十年來。如此治愈者。指不勝屈。故醫者不必拘於西北

多真中。東南多類中。及真中屬實。類中屬虛等說。以橫於胸中。總須隨證辨其虛實。而

施治法也。楊曰凡病皆宜如此。體認不獨中風為然。

傷風

俞東扶曰。傷風是輕病。然有傷風不醒即成勞之說。今人犯此者甚多。總由陰分先虧也。味者峻用發散。不知人愈虛邪更易入也。或徑用滋補。不知邪未清補之適以助長也。此中之權衡在於醫者。此際之調理在於本人耳。

傷寒

俞東扶曰。仲景傷寒論。猶儒書之大學中庸也。文詞古奧。理法精深。自晉迄今。善用其書者。惟許學士一人而已。所存醫案數十條。皆有發明。可為後學楷模。至名醫類案。皆內傷一門。所列病證。皆與傷寒無異。則其病之為傷寒為內傷。惟在醫者之能辨耳。非另有一種情形也。東垣內外傷辨殊不足憑。諸案皆以脈為辨。大抵內傷之脈皆虛大無力。或微數無力。其藥不外補中益氣湯。甘溫為主。有風寒加入表藥。有停滯加入消導。有火亦加一二味涼藥。無他奇巧。蓋外感風寒者傷其形。故曰傷寒。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者傷其氣。故曰內傷。此言受病之原也。及其為病。一般發熱頭疼惡風惡寒甚則痞悶譫妄。豈可就其述病原而作憑據。醫者見得真。乃能分晰之曰。彼是傷寒。此是內傷。亦如傷寒一門。為虛為實。為熱為寒。頭緒紛紜。聽人審辨。焉能條分縷晰而各立一門耶。

呂滄洲治一人傷寒十餘日身熱而人靜脈伏案

又治一人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案

俞按閱二案而知發斑蓄血有脈伏之一候然竊思斑未出而脈伏理或有之斑既透矣何以必待化斑脈始復耶吳又可亦有脈厥之說用承氣微下則脈出與此用白虎彷彿但發斑脈伏勢亦可畏上條妙在語言不亂次條雖神昏如睡由於誤服真武故皆憑證以治之

王宇泰治一人傷寒七八日服涼藥太過遂變身涼手足厥冷通身黑斑惟心頭尚溫診其六脈沈細昏沈不知人事併不能言狀如尸厥遂用人參三白湯加熟附子半枚乾薑二錢服下一時許斑色漸紅手足漸暖而甦然黑斑有因餘熱不清者又當以黃連解毒竹葉石膏湯調之而愈

楊曰觀此可知白虎湯非正傷寒之方蓋傷寒在表則宜麻桂在裏則宜承氣用之得宜其病立已若誤用白虎等涼藥冰伏其邪則變證蜂起矣

龔雲林治一人夏月因勞倦飲食不節又傷冷飲得疾醫以時證治之不愈至十日苦身體沈重四肢逆冷自利清穀引衣自蓋氣難布息嬾言語此脾受寒濕中氣不足之病也口乾但欲水不欲嚥早晨身涼而生粟午時後煩躁不欲去衣昏昏睡而面赤隱隱紅斑

見於皮膚。此表實。裏虛。故內虛則外證。隨時而變。遂用錢氏白朮散加升麻。合本方之乾葛甘草。以解其斑。少加白朮茯苓。以治其溼。而利小便。人參藿香木香。以安脾胃。進飲食。兩服而斑退。身溫利止。次服五味異功散。治中湯一二服。五日得平。此仿完顏小將軍暑月內傷發斑治法也。

雲間懷抱奇治一婦。夏月飲火酒。煩熱面赤發斑。診其脈絕。無懷曰。此火鬱而熱。極用扼

致湯加葛根厚朴黃連清之。斑大出而脈遂見。此與呂滄洲案相似。確按葛根用得最妙。解酒透斑。一舉兩得。厚朴尚可商。

治一人傷寒過經不解。偏體黑斑。唇口焦枯。脈大便結。以三黃石膏湯飲之。此可與五

之觀。又治一婦。熱入血室。後發斑點。以小柴胡湯加生地。獲愈。又治一人身熱發斑。胃有停滯。脹悶不堪。用枳朴消導藥而斑出熱退。

俞按。閃抱奇數案。益信朱奉議所云。凡見斑不可專以斑治。須察脈之浮沈。病之虛實。而分別用藥。真至言也。

俞惺齋治葉念劬身熱發斑不透。羣用提斑藥無效。俞見其吐涎不已。手足軟不能動。脈大無力。是內傷發斑。用補中益氣湯而愈。又治張素安室。身熱足冷。目腫便溏。發斑不透。脈沈細無力。乃陰證發斑。用真武湯加人參而愈。此效法海藏與準繩之治法也。雖然。舌不燥。神不昏。故可用溫補耳。若夏秋時行疫病。又多以黃連下之。而斑出者。蓋內邪之